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

2014-2015

广东散文精选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

2014-2015

广东散文精选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主 编	张知千	蒋述卓
副主编	杨 克	范英妍
统 筹	熊育群	
编 辑	艾 云	王十月 黄礼孩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4-2015广东散文精选 / 广东省作家协会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4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
ISBN 978-7-5360-8306-6

I. ①2… II. ①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3997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欧阳衡 李珊珊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庄海萌

书 名	2014—2015 广东散文精选 2014 - 2015 GUANGDONG SANWEN JING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75
字 数	357,000 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辑 人文

- 艾 云 我的痛苦配不上我 / 002
- 杨文丰 不可医治的乡愁 / 034
- 张 鸿 达洛维夫人的时时刻刻 / 047
- 符昆光 我们永远记住鲁迅 / 054
- 熊育群 旧年的血泪 / 060
- 熊君慧 守望的姿态 / 079

第二辑 社会

- 丁 燕 看得见东江的出租屋 / 090
- 卡 雅 北京的告密 / 105
- 汪雪英 白沙塘 / 115
- 范若丁 柬埔寨随想 / 128
- 黄国钦 九江焚稿 / 140

黄 刚 青海九歌 / 147

第三辑 记忆

王雁翔 阿里边防散记 / 158

李清明 水乡吟 / 166

宋晓琪 我的“逃跑”生涯 / 181

筱 敏 告别老家 / 192

钟 兴 历史的碎片——认知司徒美堂先生 / 199

聂小雨 从九雨楼开始的写作（外一篇） / 204

塞 壬 奔跑者 / 209

詹文格 药 引 / 221

凌春杰 艾里克湖区 / 231

第四辑 人生

孔令建 烟桥三味 / 236

世 宾 初恋：他者与时间的端口 / 241

东方莎莎 我那并不完美的乡愁 / 250

杜璞君 消逝于时光的面影 / 254

陈典松 广州状元坊 / 263

罗 巴 指叩解放北路82号 / 268

高凯明 书法真僧 / 271

耿 立 谁删减了黑夜的浓度 / 278

鄞 珊 下午穿街而过 / 288



第一輯

人文

我的痛苦配不上我

艾 云

一、1975 年的病

苏珊·桑塔格从医院走出来。

这是 1976 年的 2 月，天仍然冷。她身穿貂皮大衣，高筒皮鞋，挺拔而坚定地走在纽约的街头，看上去依然时髦、前卫。她走路时步履快捷，只是，她的眉峰有些紧蹙，两只大眼睛显得更大了，也更显深邃峻冷，有一种穿越亘古人生的透彻。她面容周正，下巴开阔，有立体感。只是双腮有些单薄，但还没有凹进去。她黑头发黑眼睛，长得很酷，有某种拜占庭女子的风韵。

这是苏珊患了乳腺癌，并做完手术出院以后的那一刻。她的确像是从地狱里走了一遭。她出院了，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发誓绝不能让自己陷进消极、颓靡的情绪里。女人装饰美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她这样的人，怎能轻易被打败呢！

风吹来了，她把上衣领口裹紧了些。

她自己招手喊出租车，她不想惊动任何人。

回到位于河滨大道 340 号的公寓她的家，她把落地玻璃的窗帘拉开，阳光像金灿灿的花朵一样一下子盛开满屋。

过了许多个月的医院生活，在经历了种种的诊断、等待、恐惧、手术、化疗、疼痛等折磨以后，现在她终于可以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了。她想有几天的时间独处。独处的自己，可以好好想想今后该做什么。她要找到感觉，有了感觉，就有力量了。

躺在床上，她回忆起几个月前的情形，有一股子寒意还在她脊骨后窜动。1975 年夏秋之季，她觉得乳房肿胀着疼。到医院原本是做常规检查，谁知，却

被查出是乳腺癌晚期，并且已经扩散到17个淋巴结了。

苏珊是何等敏感的人哪？她从医生们凝重的神情中猜测自己病得不轻。她躺在美国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纪念中心医院，心想，这玩笑真的是开大了，死神向她招手的时间太早了。自己怎么可能得绝症呢！她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她不甘心就这么撒手而去，她拒不承认自己的病是无望的。她认为自己的精神太强大，意志太柔韧。一般的人会被规律收走，而自己绝对是个例外。

她做了根治性的乳房切除手术。

她的主治医生卡恩根本就没指望苏珊可以活下来，但她却超乎常规地活下来。

又过了一些日子，苏珊可以写日记了。她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心情：“匕首就插在我的梦的尽头。我睡不了多少觉……我病了，也许看不好了。”

她再坚强，也有虚弱、无助的时候。她有时会想：“活到一定时候，每个人都要死的。”

稍微好一些，她就尽快驱散这种悲观情绪，她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42岁就死。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伤口在愈合，生的欲望又回来了。

医生们对她进行检查，完了以后离开病房。他们止不住点头，十分惊讶这个女人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量。她在创造一个奇迹。

接下来，苏珊想的全是病好以后的事情。上帝如果再假她以时间，她要把心里想做还没有来得及去做的事情做完。42岁，是到了中年，应该开始做减法了。苏珊希望把留在抽屉里、电脑里的那些札记完成。语言，是她的信仰。除此之外，她还要创造新的体验。她似乎已经体验了很多，17岁上大学时就与28岁的教授菲利普结婚，18岁生下儿子里夫，28岁离婚。经历过异性之爱，也经历过同性之恋，还有就是这该死的疾病。上帝为什么要对她施以如此的惩罚？她招谁惹谁了？她的大脑只为意义和问题而跳跃。她原本可以做得很多，现在只能做到尽量。上帝对智者有多大的戏弄啊，她不甘被攫。

如果当自己把在世应该担当的使命完成，那么，自己可以无怨无悔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在治疗和康复的那段时间，苏珊听到了至少两个不好的消息：一个是美国著名批评家特里休70岁就去世了；另一个是德国女性思想家，她很敬重的汉娜·阿伦特69岁去世了。1975年12月4日的一天，阿伦特是在与朋友聊天时，突发心脏病死的。苏珊非常敬佩阿伦特，阿伦特的理性、睿智、果断，是世界的财富，她也为女界赢得了尊严与光荣。

苏珊止不住心头的凄凉。思想界朋友的凋零，让她有了一种孤儿的感觉。

她实在弄不明白，生活中那些糟糕透顶的事情为什么不打招呼就突如其来。她看过卡内蒂写过的一个剧本，假定所有的人做事情时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小饰盒，上面标明自己的卒年。这里表达的意思是，知道自己的死期会把自己变成等死一般。卡内蒂惧怕死亡，苏珊也是。16岁那年她还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学生时，她说：“甚至都无法想象哪天自己就不再活着，即使接受了那么多痛苦。”苏珊极其热爱生命，活下去，成为她的太阳和宗教。

她躺在床上，手抚着自己结疤的干瘪的胸脯，禁不住黯然神伤。她想找一下自己得这病的原因。为什么会得这病？她想起不久前去世的特里休教授，听说他长年不与妻子同房。是否很少的性爱导致激素分泌无从排泄，内分泌失调而得了这病？

苏珊从来不回避性爱、情欲这些敏感话题。在她看来，血是第一等的智慧，是最初和最终的真理。一般人看它，会认为它不洁、邪恶、罪感；对于写作者，则是催生语言的酵母，是起兴语言的助力与道路。如果一个写作者去宴享它，绝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语言。语言的内壳很难敲击，必须借助于色情质柔软如水的力量。这些，不写作的人怎么能懂得其中的奥秘？

很好的性爱当然十分重要，可想到这里她禁不住懊丧起来。这事是太不容易了，尤其从异性那里。满眼望去，并没有让自己沉醉迷恋的男人。自己何尝不想有很好的异性之爱？在那纯正的快感里，女人生命的活力又飞扬起来。在销魂、缱绻的光影里，致幻中有泼墨般的挥洒，让身体内部带着风铃清脆的声响，一阵又一阵的热浪席卷，将颓靡、消沉、衰老全部赶跑。在纯正的快感里，女人说，这是比吃任何的营养品都管用的啊。你看她嫣红的面颊、熠熠的双眸，愉快的笑靥，都发自真心。喜悦、健康、活力都可以因此被带出。当枯涸的河床注满了漾漾春水，女人会很少生病，也会推迟或避免更年期的到来。她甚至不会因此承受心悸、盗汗、失眠、焦虑、发胖的煎熬。她不会有颓势，更不会有这该死的病！

唉，谁知道是这病导致了自己对异性总是无端由的苛刻，还是因眼光太刁让自己失了异性缘？

苏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么，就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同性恋了。苏珊的同性恋伙伴，都是才华横溢、才貌出众的人，比如法国女演员妮科尔。这次苏珊生癌，正是妮科尔联络了法国的医生，并对她的治疗给予了很好建议。也正是因此，当1977年7月妮科尔与苏珊解除关系时，苏珊曾伤心不已。

类似于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可能无法真正理解非凡的苏珊所做的性向选择。但作为写作中人，我能明白：高度强烈的智力活动，以及苏珊一直推重的新感

受力，都需要来自生命深渊的翻卷。这翻卷出的浪花即使是黑色的，经过语言这点金术的淬炼，最终它也会成为闪光的钻石。

早慧的苏珊，有强烈的感受力和表达力。她能思想的时间太早了。她早早就把肝血和阳气用于那呼之欲出，却又追逮不及就倏忽而逝的文字了。她将那胚芽般的想法予以呈现。她早就明白，自己降临这尘世，是为担当大使命而来。

为了担当大使命，生活的伦理学是可以不予理睬的。

我翻开收在《反对阐释》一书中苏珊所写的《薇依》这篇文章。文字不长，却是字字珠玑，富于思想内涵和美质。这是1963年写成的文字，苏珊才30岁。她横空出世般的才华，通过这篇短文可窥一斑。

她讨论薇依。

薇依是个法国女性思想家，1909年出生，1943年死去。她仅仅34岁的生命，却留下了让人咀嚼不尽的话题。苏珊在这篇文字里，对薇依弃绝肉身、狂热的禁欲主义态度，对欢乐和幸福的不屑，对磨难不知疲倦的追求，以及高贵和可笑的政治姿态，都有中肯而准确的发言。苏珊似乎早就对薇依的不健康有所感应，她另外还举了不少的例子，如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等。这是些病态的天才，但这是些让人无法忘怀的人。苏珊说：“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

苏珊此时还太年轻，年轻到她对真理不如对想象信赖。她认为也许某些时代并不需要真理，而是需要拓深对实现的感觉，扩大想象力的疆域。

我对30岁的苏珊之才华太佩服了，因此我忍不住想要继续摘录她的那些格言警句。苏珊写道：

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楷模的，有些人则不；在堪作楷模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

苏珊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已有了冷静和理性。她对客观是承认的，比如她对薇依物质上的一团糟、她的偏头痛、她的肺病之于平常人的无益。苏珊说：“任何热爱生命的人，都不希望模仿她那种殉教精神，或希望她的孩子或任何挚爱的人这样做。”

苏珊说了这些，却笔锋一转，对那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得不表示敬重：

只要我们热爱严肃，以及热爱生命，我们会受其感动，受其润泽。当我们对这些人表示敬重，我们也就等于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神秘——而神秘正是稳当地把握真理、把握客观真理所要否定的。

由这个角度看，则所有的真理都是表面的；而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扭曲的真理、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疯狂、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不健康、一定程度（但不是全部）的否定生命，正是贡献真理的、是生产理智的、是创造健康的、是增强生命的。

看到这些，你不得不信服和敬重年轻的苏珊犹如天助般卓越的语言才情。

仍然是在1963年，她评价又一个法国作家加缪。她认为加缪是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她说：“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加缪正是这样。”

当然，“作为一个当代人，他不得不贩卖疯子们的主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不过，他这样做时，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以至于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

我还是不想把下边这句给省略。苏珊概括道：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之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这是年轻时代就形成风格的苏珊的语言，勃勃生机，语式一环扣一环地推进，雄辩，判断力果绝，下笔准确，没有犹疑和拖泥带水。

写出这样文字的苏珊，好生了得！她除了饱学博览、禀赋超群，她还是寻找那诱使语言起兴的旬然而起的“此刻”。在苏珊，她为这“此刻”采取的方式只能是在耗散中凝聚。比如年轻时代借助情欲，中年以后借助药物，到后来则借助于不停地言说和奔走。她太热爱写作了。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借力与道路。

考察苏珊的语言成就，不能略过她的病。10岁她就出现哮喘病征，16岁时哮喘加重。哮喘病是苏珊后来患乳腺癌的根本原因。照西医的治疗方法看，哮喘就是呼吸器官有障碍了。但依中医理论的辨识，则认为哮喘的产生，病在五脏肺腑，苏珊小小年纪就得哮喘，肺腑已经堵塞了。可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肺腑堵塞，又得寻找原因。是受寒、风滞、伤脾，还是什么？总之，肺腑堵塞导致人血气不够。血上不来，养不住胸肺、喉咙气管以及双乳。病魔在稀薄的双乳之房住下，乳房成了无血浇灌的板结的硬块。再往下发展，硬块里边腐蚀成

脓肿，癌就出现了。

这是疾病的日常实情，而不带有任何美学隐喻。

早慧的苏珊，谁都不知道她是怎样撬动那第一笔的。她写了大量日记，这是热身，是供自己情感和情绪随意宣泄的幕后。可她终究要登上历史舞台，她的语言一点一滴都要经受公共视线的检验。那早慧的胚芽，扒开与众不同的土层。

那么，在写出供社会、大众勘检的文字前，难道非要先把自己砸碎、摧毁，先要割自己的皮、煮自己的肉，才能生发出那一行行的文字？

她开始自嘲，也许自己的病真的是咎由自取；那么，任何人命运的不幸与悲剧不都是咎由自取吗？以往的悲剧定义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那悲剧带有史诗性质，它与价值的毁灭有关。现在，当人类的声音愈加暗哑，史诗的宏大终于为日常的琐屑所替，那么，悲剧也就降格为不幸。不幸是人类个体生命所承受的无法承受之重，总有那不堪的东西，超出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撑不住的时候就断裂了。

撇开那些意外的天灾人祸，总感觉有一双魔鬼的手将人戏弄，谁都无法琢磨清楚，也无法破译这古怪的厄运。这一切就暂且不说了吧。只想说那缓慢中发生的不幸，自己也不幸被魔鬼之手攫住，不幸发生之后，苏珊并不想博同情者的一掬眼泪，她自己在问自己，我是否也应该承担责任？她想起了东方的一些谚语，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的不幸，只能是不幸者咎由自取。有人说，这太残酷了，不幸者已经非常不幸了，你怎么还用这般冷漠无情的口吻说话？但事实只能如此，从不自欺的苏珊就是有这种扼住命运咽喉的冷静。

她躺在床上，双手捂着结疤的胸脯，禁不住流下泪来。她在人前从来都是优越的、骄傲的；在人后，她的软弱和无助只留给自己。她在岩壁和瓦砾上攀爬，伤痕累累。她必须自己起身，揩净血水，再向前走。

躺了大半天，有些饿了。知道饿就是有胃口了，是件好事啊，说明身体机能正在恢复正常。

苏珊慢慢起身。

下午，初春的光线显得如此柔和明媚，窗外蓝天如洗。她打开冰箱，里边还有半罐玉米粒。她来不及加热，倒出来就往嘴里塞。她感觉力气又从自己身体内部生长出来了。她想到今后，经过了这次劫难以后，唯有两件事是她要做的，她“想工作，想有乐趣”。

苏珊正吃着东西，听到门外有敲门声。她开门，原来是妮科尔·斯特凡娜从巴黎飞来纽约。妮科尔大苏珊10岁，她们两个数年来保持着恋爱关系。在巴

黎，两个人还拥有自己的住室。妮科尔 20 多岁时在麦尔维尔 1950 年导演的电影《可怕的孩子》中领衔主演。她迷人的表演为众人喜爱。但后来她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好了以后，她从演员圈退出来，开始自己做电影。1973 年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前后，妮科尔与苏珊在以色列拍摄了《希望之光》这部纪录片。

苏珊非常欣赏妮科尔的才华，也着迷于她的美。她有着法国女人特具的精致、柔美，高高的身材，秀丽挺拔。她身着合体的黑色呢褛，脖子上围着灰色流苏的丝巾，飘逸而生动。即使她已 50 开外的年龄，仍是那样动人。苏珊从来都对美有出色的领悟力，还有强烈的受制于美的秉性，以至于她整天挂在口头上的：“我是个美人，美物控。”苏珊认为自己是美人，也喜欢别的美人。她认为出身和教养也重要，但如果没有美，这出身和教养就成了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出身教养并不怎么高，却拥有美，那还是要承认这人的不同寻常。人能自己掌握住美，太不容易了。她把美与气魄结合起来考虑，认为气魄就是：清晰与平静。1962 年她 19 岁，在日记里就为气魄下如此定义。

妮科尔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吃食进来，她从巴黎带来了食物。苏珊不会做饭，很少开伙。没吃的时候就到外边饭馆，或是去叫外卖。妮科尔每次来纽约，都会为苏珊做几天好吃的饭菜。

二、没有具体苦难，就把自己制成蹉跎的标本

我仍然要说，我是个凡夫俗子，我始终无法理解同性恋产生的根源。这是因为身体的染色体发生变异，还是前卫的观念使然？就后一种倾向来说，我们的确可以在许多艺术家、明星人物和精英知识分子那里看到这种情形。

苏珊在家养病的这一年，即 1976 年，法国的思想家福柯出版了《性史》一书。这书引起强烈震荡。苏珊对法国文化与思想本不陌生，她对此书应该是有所领悟。但她生前没有评价过福柯，这不知是因为什么。也许是苏珊知道福柯也是一个同性恋者，而她并不想从正面讨论这个问题。

苏珊躺在床上等待癌症手术过后的康复时，福柯则来到美国芝加哥这个同性恋的大本营。这只在滴血的婚床狂舞的雪狐，在致幻和旋转中，先要汲取毒素的精华，在体内匿形的混乱中，在不定的、败坏的献祭中，欲以寻找真理。福柯的目标，是以悲剧因素，去撞击恒常结构，并且因此去对抗历史辩证法。

苏珊比福柯小 7 岁。他们都经历过二战，以及战后的精神失重历程。在失重中，他们要做的是让身体反潮流，让身体在蹉跎中自我对抗，重新制造不合礼法的惊心动魄的生命事件，以启动再一次言说的阀门。

苏珊生活的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有史上被称的“垮掉的一代”。这一

代，有颓废、消极、虚无的负面情绪，他们借助于大麻、毒品以及性错乱、性解放，在狂迷的沉沦中，去挑战传统和古典文化。苏珊正是浸润着这种文化成长和成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闲下来时苏珊也会思索这个问题。

看看纽约，二战中被摧毁的楼宇正在重建或修复。人们已经从惊悚的警报声中活转过来。在战争的血腥和死亡中，人们根本来不及去思考欢悦、性爱与艺术。一切都是苟活，能活下去就是胜利。活下去成为唯一信念，不会再有比这更严重的事件。

苏珊出生于1933年，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二战结束那年，她12岁。随后她的青春期是二战恢复创伤的20世纪50年代。

战争岁月，飞机在头顶轰炸，人们忙不迭地挤进令人几乎窒息的地下室。惨烈的年月，危险总在一旁伺机伏袭，这时的人，有一场安然的人眠都是奢侈。

战争结束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痛苦已经过去，人们的感官全部松弛下来。在撤除了危险以后，人们似乎不知该怎么打发这长长的日子了。

无聊的夜晚是无从打发的。于是，在屋隅，在烟雾缭绕中，有人在酒馆喝醉了狂欢，有人在半眯着眼睛吸大麻，有人则试图以性的颠蹶，以瓦解保守主义的规范，让自己在欲仙欲死中进入感官刺激的游戏。

美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前卫感时尚感极强的人，这是招摇过市的朋克、摇滚青年、吸毒者以及艺术精英，其中包括现代派白日诗人以及让语言狂欢的小说家，及语句惊骇的批评者。

这一代人中间，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他曾经是美国摇滚乐的狂迷者。那时的年轻人，以蔑视礼法、反抗权威、不拘一格、标新立异为时代潮流。

甚至有的人，不惜以死亡去做段位最高的游戏。诗界出色的代表，美国白日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于1963年吸煤气自杀。

这时节，到处是无尽的岸，以及无处停泊的年轻的船帆。在桅杆落下的阴影处，长长的哈欠和厌倦挟着悲哀无来由地流淌成泥沙淤塞的河。

迷失、犹疑、徘徊，丧失掉全部的信仰与荣耀。没有奇迹，无力创造骄傲，驮不动梦想，只有沙砾在磨损和耗费着自己的瞳孔和耳根。

和平年月，温饱不愁，人思淫欲。乏味的下午，身体蜷曲久了，伸出懒腰，咔嚓作响的骨节，燃烧着寻衅滋事的念头。人们无端由地掀起着艺术革命与生活革命的巨澜。这时节，人们相信可以用身体撞开平庸的重闸。通向自己天堂的道路，总须穿过自己地狱里的肉欲。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一代青年以反潮流的形式，反抗权威和经典，并且不惜通过自身性权力的自由支配甚至是对沉迷的滥用，达到反抗的目的。到处是隐秘的幽暗，无法放在阳光底下曝晒。

福柯对现代性考察时，他认为其身体革命的显著特征是将性权力归还给了个人。这不是交还，而是归还。交还指的是有人有权力将性权力给他人，而归还指的则是人本来就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又重归自己。性权力的本质不是特权，那是人人都本该平等拥有的东西，只是在前现代性中，性权力成了特权。这是以“血缘象征”为纽带的特权。特权者欲以保证血缘的纯正、种族繁衍的属己，那个至高无上的大家长，才有权力把担当繁衍使命的异性组织集中在自己的深宅大院，以满足自己欲望和播衍种子的需要。封建社会的中国，大多是如此。围绕血缘延续、继承与纯正，争宠、仇恨、血拼与厮杀，成了前现代历史的重要特征。有性特权的人，也同时是掌握他人杀伐生死权力的人。

欲望也是一种特权，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时，人难以生出欲望。生物权利划分层次，它起码有上中下三等，最基础的权利是温饱问题。解决温饱需要制度性保障，极权制度之所以说是让人去死的制度，就是说它不能解决普通人的温饱，置人的生死于不顾，它只保证权力拥有者的利益。

当社会的保障机制落实到每个人，温饱思淫欲，欲望在这里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真实诉求。但人不是神，也不是兽，欲望在这里显得额外麻烦。更为成熟的肉身，包含着欲望，同时也包含着绝望，因为人有限、必死的生命在黑色的风中打旋。人有难舍难分的情感，有极端体验之下的快感，也有宽宥眷顾的铭记。在肉体的穿透中，精神之恋的柏拉图格式只有在仰望的道德星空中，令人膜拜。

进入现代，就是将性特权变成每个人应有的性权力，死本能才能让位于生本能。福柯对此时的性权力用了一个军事术语来概括，即“性态部署”。男男女女，好像在阵地作战。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碉堡。有时火力或疏散，有时会密集。这些战况，都要看拥有性权力的人该如何处理，或险情四伏，或化险为夷，都要看自己的掌握。于是，福柯还有一句名言叫作：“性不是罪愆，而是危险。”

1976年，法国的福柯将他蹉跎和狂卷中的一切性欲体验，用转喻的形式写进《性史》一书中。

《性史》展示的不单纯是人的性欲那么简单。

福柯不回避走向“阴暗”。只有走进这黑色的隧道，向阴暗而出阴暗，才能知道那里边的情形。人的本性并不是只有红色报告，而是还有灰色报告或黑色报告。深入开掘黑黝阴暗地带，才能拿出完整准确的关于人的、纷繁复杂的全面报告。

这是人的幽暗意识。在个人自由伦理实践中，首先承认个人自由。而这一自由必须同人性的幽暗而非明亮联系在一起考虑才会感到有说服力。这让我想起中国传统的道德框架，总是认为人人皆可为圣贤。这一说项，听起来好听，却是不符合人性真实。抽掉了活生生的过程，只说理想中应该那样的人，这没错；但错在把应该的理想中人，当成了必须完成的实际中人。当然，有个别的高人已经成为理想化的楷模，但这是少数，凤毛麟角；无视大量的人难以抵达高人境界，只谈理想和道德化的人，就是对人性普遍意义的认识懵懂。这种所谓东方智慧，现在说起来，就会让人深深地疑问了。

美国的苏珊，在这一年，患了重病，她正在逐渐康复中。福柯仅仅是个同性恋者，而苏珊则是双性恋，她爱异性，也爱同性。

苏珊躺在那里，看着妮科尔在厨房忙碌。妮科尔高挺的身材，穿着大都选择面料精良的衣物。初春的季节，她穿灰色高领毛衣，脚蹬黑色短靴，牛仔裤。她高洁的额头有一道圣光。这是纯洁而无辜的美，更加具有吸引力。她非常美，也非常聪明。

苏珊自从见到妮科尔，就为她的美、她的智力所倾倒。苏珊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智力。

苏珊从床上起来，慢慢踱步到厨房。妮科尔把正在做的排骨舀了一块儿给苏珊尝尝，真香。苏珊吃完，抹一下嘴，然后上前吻了妮科尔。

但她发现妮科尔表情有些淡然，没有像往常一样给予同样的回吻。敏感的苏珊心里一颤。旋即她又想，可能是妮科尔刚下飞机，人太累；又加上总为苏珊悬着心的缘故。这么一想，她很快就释然了。

妮科尔在苏珊这里住了不到一周又返回巴黎了。这几天，她们的相处有些不那么愉快了。妮科尔脸上总有愠色，她不知为什么事就会发火。她是处在女性更年期才会这样吗？苏珊会替她开脱。

可苏珊有时却又认为妮科尔开始嫌弃她了，嫌弃她生了癌症。此时，苏珊可能有着病态的敏感，她认为人有癌症，所有人对这个患癌的眼神都变得很奇怪。这里边有同情、怜悯，也有放弃，认为这人从此无足轻重，没有任何前途了，暗中更有敬而远之的躲避。

苏珊会被别人这种种的表情给弄得心烦意乱。

从苏珊生病的那刻起，一种对于疾病的种种认识，就在脑海里酝酿着、翻卷着。她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就在想，一旦病好了，身体可以胜任写作了，一定要把这乱麻一样的思绪给清理出来。

妮科尔走后不久，苏珊决定开始正常工作了。她先从清理自己这一段搁置已久的读者来信开始。在她生病的这段时间，有许多人的来信没有回复。她现

在想要找一个助手，起码来一段时间可以帮忙回复信件。

通过《纽约书评》编辑的推荐，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美术硕士生的西格丽德来到苏珊的家，予以帮忙。日后，西格丽德差一点儿成为苏珊的儿媳。苏珊去世以后，西格丽德写了《永远的苏珊》予以怀念。那近距离地还原苏珊形象的写法，带着朴质的诚实和真切。

正在大病初愈中的苏珊，在1976年这个年头儿，已感觉到那蹉跎的标本正在逐渐停顿，它翘起着，尚未找到合适的落脚处。她知道，前卫的、玩酷的美学风格，坎普式的对抗保守主义的姿态，已逐渐在蜕变中。1996年，苏珊在回忆自己1966—1976年的状态，她对此有如此描述：

“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场非常古老战役中一个披挂着一身簇新铠甲登场的武士，这是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

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时她的闯劲、她的自由不羁，好像并无多少新意。

1976年的春天，明媚的阳光驱散了纽约的雾霾。苏珊说她终于要开始工作了，她也要乐趣。人生苦短，如果只委屈自己，没有乐趣，岂不白活了？

三、爱那些有智力的人

让苏珊的伤感得以迅速平复的一件事情到来。1977年，俄籍著名诗人布罗茨基移民美国。布罗茨基一到纽约，就与苏珊联系上了。他们原先就彼此钦慕对方的才华，早已引为文坛相知。

这年秋天，苏珊与布罗茨基在一家咖啡馆见面。苏珊病后恢复得不错。她毕竟才40多岁，还年轻，原先病态的憔悴已改变不少。她的面孔又变得细腻，双眼又闪出富于感染力的光来。苏珊穿着宽松的毛外套、短裙、黑亮的尖口皮靴，头发长波浪地微微髻曲，她人整个看上去依旧漂亮、生动。

布罗茨基这一年才刚刚37岁，他比苏珊小7岁，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比苏珊显年轻。1940年出生于苏联的他，15岁就开始打杂工，然后写诗。24岁那年被定为社会寄生虫判5年徒刑，后来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获释。后来几年他一直流浪，直到此时他才定居美国。1987年，他作为美籍俄罗斯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

甫一坐定，两个人就互相敬烟。苏珊抽烟，布罗茨基也抽烟很凶。那时，还没有室内禁烟的规定。

苏珊看着布罗茨基。居无定所的生活，显然损坏了他的健康，他的面容有一种沧桑感。但一双眼睛却是笑着，十分迷人。尤其他抿嘴不语时，更有一种深情。他个子高大，属于美男子类型。